

故乡的秋风,所以走向笔端,是因为,昨夜它入我梦来。随之入梦的还有:老家的柴门鸡啼,以及母亲所升起的那一缕青青炊烟。对于远离故土的游子而言,故乡无疑是一块心灵基石。因了它,灵魂才有了分量。人的一生,概而言之,是在漂泊中度过的。漂泊中的人生,或轻盈,或沉重,全然取决于故乡的风水。我说的风水,与人的道德趋向有关,与物质无涉。

我的故乡,四季分明、冷暖适宜。然我的喜好,偏袒于金秋。这与母亲入秋即绽放的那一张笑脸有关。我总是揣摩,秋风吹过故乡田野,是不是母亲笑脸的另一模样?春天属于播种。这时的母亲沉静而寡言,似乎除了播种,心中再放不下其他什么。因为,播种即希望,是生存之需。而到了秋天,当她看到自己所辛勤伺候而获得的累累果实,脸上即刻浮现甜甜的笑意,蜜一样的笑意。这样的时刻,她总是喜欢迎风而站,任秋风吹动她黑白相间的长长的发丝,像一株老桑。这是她内心的喜悦所营造出的真实写意。秋庄稼丰收对她而言,意味着这一年,养育儿女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目睹此情此景,我猛然想起来,而那些红高粱、白荞麦、黄谷子,成块成片的,像丹青手们随意涂抹的画幅。初看有些散乱,再看却井然有序,远近都是暖人的景致了。何况,如斯巨大的一幅彩色画面,则与天地有机地相连接着,不分彼此,仿佛相互在溶化。而那一缕

垂空的墨云,像是谁的题款,游动于高空,笔法纹丝不乱,且具神韵。秋风吹过田野,醉人的清香便四处漫溢。那种自然酿就的香味是独特的,任何别的人造香味均无可比拟。我觉得,那种醇厚、沉湎、浸人肺腑的香气,只有辛劳的农家才配有。或许,这是上苍的一种酬劳方式。当秋风漫过了田野,那些犁杖和锄把当可休养生息,合衣而眠了。如斯,一切的辛劳,都在它舒坦的鼾声里,得以消解。之后,它们又被农家擦拭得干干净净,系上红布条,被置于墙角或屋壁。这是农家对于功臣的一种感恩方式。在它们的周边,红辣椒、黄玉米、紫皮蒜,一串串的,画面感极强,亦喜人。然非装饰,而是奖掖。这一种浓情蜜意,只有农家才可体会得到。那些没有在烈日下汗流浃背的非农家人,只是观客,是读不懂它的,包括今日,完全机械化的农田操作手们,也不会有这样的经历可体会了。再想去体会那种付出与辛劳,或许只能求助于唐人李绅的古风

这块土位于小镇北面,约三分地,傍山依水,田埂交错,原本是一洼水田,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承包到户,村里分给外祖父的责任田,抚过青禾,收过沉甸甸的稻子。到如今,小镇大搞开发,不断翻新着模样,原本置于荒郊的几分地,平地推山,一夜之间竟然临街靠铺,迅速凸显在人前,犹如掀了盖头的新娘,有些慌张了。我和父亲曾商议,希望一如既往种点蔬菜,自己种吃着也放心。父亲已年过七旬,宋人洪适在《满庭芳·辛丑春日作》中说:“六旬过四,七十古来稀。问柳寻花兴懒,拈筇杖、闲绕园池。”便是最好的写照。父亲两眼茫然,显得无可奈何,又摇摇头说:“不行了!”周遭房屋稠密,鳞次栉比,一点阳光雨水都渗不进来,养不活那些土里长出来的瓜瓜果果。末了父亲说:“瓜和人一样,要呼吸,才能填饱肚子。”

父亲说这些话时,傍晚临近,光线黯淡,雾气从大地上慢慢升腾起来,并有些许寒意袭身。没有一丝风,我和父亲都低着头,他已经70高龄,再也挥不动锄头了,像往常一样躬耕于田畴。尤其是他年前动了一次心脏手术,下地干活更加不可能了。那次重病着实吓人,医生说要去晚一点,人就没了。不敢往下想,所幸无碍。从手术台下来,直接送进了重症监护室,三个儿子轮流看护,只盼他快点好起来。古人云:“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人世间的多少疼痛,恰恰言之不尽。父亲年幼逝双亲,至今不知自己确凿的出生年月,那是最大的憾事。我们说他70岁,那是以身份证核准,大约而已。1959年我爷爷奶奶皆是因食不果腹而逝,对于土地,他们那一代人有着不为人知的痛楚。如尚有立锥之地,他断然不会远走他乡,自谋出路。一片土一片瓦,甚至一粥一饭,于他而言,关乎生死,其中艰辛,冷暖自知。有些话,他从未提及,我们也不敢往深处想。只知道他年少时随着大伙一起奔赴湘黔铁路,挥锹扛锄,挖壕填沟,其间风餐露宿,日月不惊,山河不记。几经辗转,幸好黄天不弃,当上了一名铁路工人,端了铁饭碗,吃上了国家粮。即便如此,他每每寄信回家,除了关心孩子们的学习,关心的依然是我们家那几分田地。筑田蓄水,插秧育苗,是旱是涝,长势如何?一丝一毫,皆令他牵挂。田地是我们一家的希望所在,有土有田才有根,土在哪里,田在哪里,根就在哪里。

母亲在家操持,因人丁单薄,每年栽秧插谷时节最是犯难。眼见水漫田畴,也只能干巴巴地焦急等待,往往是事先讲好,许下承诺。预定时日总是一拖再拖,母亲几经上门笑脸央求,那有劳力的男人才悻悻然,牵牛拉犁铧田插秧。即便如此,母亲常常告诫我们,万万不得怨人,心要宽,要如江河。正值时令,每家每户男女出动,都



# 田野秋风醉故乡

□查干(蒙古族)

垂空的墨云,像是谁的题款,游动于高空,笔法纹丝不乱,且具神韵。秋风吹过田野,醉人的清香便四处漫溢。那种自然酿就的香味是独特的,任何别的人造香味均无可比拟。我觉得,那种醇厚、沉湎、浸人肺腑的香气,只有辛劳的农家才配有。或许,这是上苍的一种酬劳方式。

当秋风漫过了田野,那些犁杖和锄把当可休养生息,合衣而眠了。如斯,一切的辛劳,都在它舒坦的鼾声里,得以消解。之后,它们又被农家擦拭得干干净净,系上红布条,被置于墙角或屋壁。这是农家对于功臣的一种感恩方式。在它们的周边,红辣椒、黄玉米、紫皮蒜,一串串的,画面感极强,亦喜人。然非装饰,而是奖掖。这一种浓情蜜意,只有农家才可体会得到。那些没有在烈日下汗流浃背的非农家人,只是观客,是读不懂它的,包括今日,完全机械化的农田操作手们,也不会有这样的经历可体会了。再想去体会那种付出与辛劳,或许只能求助于唐人李绅的古风

二首《悯农》了。诗曰: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这里,一个“悯”字,道出诗人对于田家的万般疼惜。笔落如石,让人轻吟再三。这是一首极为质朴的农耕谣,它早已渗入华夏族群的心灵深处,化作了良知与感恩之情。乡愁,即是其中一例。但当在课堂上当朗读它时,农家子弟和非农家子弟的体会显然是大有差异的。当我升入初中,加深汉文课,听老师讲解此诗,心中便有了阵阵痛感。那是因为,想起了我家二哥,躬着紫铜色的脊背,在酷阳下辛勤锄禾的情景。他的一生,可以说就是春耕秋收的一生。那一粒粒粮食,就是由他的一滴滴汗水所滋养而饱满起来的。如今他已是一位白发老人,春耕秋收之劳,已与他无关。但他每当傍晚时分,喝了几盅家乡老酒之

# 最后一块土

□冉小江(土家族)

在修渠堵水、请苗插秧,唯恐错过工期,耽误了收成,哪里有闲工夫顾及别人。虽是如此,也让我们欠下若干人情。父亲每每探亲回家,尽管生活拮据,背囊里一定购得糖果数袋,而我们三兄弟,万万不敢奢望,打小我们就知道,那是送给别人的,有不成文的规定,不能伸手,伸手定被责罚。父亲探亲假不过十数日,前几日挨家挨户地走动,为一年里帮衬过我们家的人送上糖果,还要说一堆感谢的话,千恩万谢,鞠不完的躬。父母总是琢磨着饭点前后去,浇计不端别人的碗,给别人添负担,那时,生活对于谁都不容易。

那时候,我们总是瞪着那鲜艳的糖纸,唾沫不断往外翻,即使有怨言,也只能小声嘀咕。母亲严厉,唯有父亲稍显和蔼,说以后你们会明白这做人的道理。即便如此,我们也会背上一些“忘恩负义”的罪名。隔壁住着母亲的堂弟,也就是我们的舅舅,他脾气暴躁,常年酗酒,每次犁田,必在田埂两头放一壶酒,来回呷一口,一块水田翻犁完毕,两斤酒必见底。有一年,父亲未能如愿请到探亲假,往年的糖果之类迟迟未奉上,他竟然大破口大骂,逢人便说我们家忘恩负义,母亲好强,这些话传进耳朵里,难免伤心,暗地里不知哭了多少回,流了几多泪。稍后,父亲托人捎回20元钱,捏着汗涔涔的零碎票子,母亲眼都傻了,来人生怕母亲疑心,忙解释说:“真的只有这点。”确实只有那么多,家里应付着过节还勉强,母亲捏了捏,用这点钱买了酒和肉,陪着笑脸给隔壁舅舅送过去。母亲常给我们说:“做人最难还的是人情。”

谈到秋收,却有最难忘的事。母亲熬的油茶享誉乡邻,每逢秋收割稻插谷,家里常常坐满了人,她烧好茶水要送到田埂上去,茶是苦丁茶,大叶片,茶名如此虽苦却生津止渴,秋阳高照,她总能把握时候,把茶水送过去,不至于断炊。到我们家帮衬的人都夸我母亲能干,一日三餐,早上吃面条,中午柴火洋芋饭,下午一顿酒,晚上还有油茶稀饭,安排得井然有序,令人津津乐道。尤其是油茶配上米花和黄饺,那香味直往心里钻,让人过了多久都想。后来,父亲退休回家,褪了工装,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再后来,日子渐渐宽裕,我们家也用不着种

后,便离开家门,走向田野,背抄手,来回溜达,有时停步,手搭凉棚,凝望田野,一站即是个把小时。子女们远远地议论:老爸又想念他的田野了。调皮的孙子有时去逗他,跑去递过一把老锄,系着红布条的老锄,那是他的老伙计,陪伴了他一生。他先是一愣,然后回味过来,佯装打他的心肝儿孙子。接着,在田垄里挥一挥老锄,又乐滋滋地荷锄而归。侄女用手机录下这个画面,发给我,使我久久回不过神来。他,我的二哥,是我们家一头老黄牛,是功臣,操持农活的行家里手,对我有着养育之恩。

故乡,还有一个应施于浓墨重彩的景象。那就是当秋风荡至田野,所有的秋庄稼便亢奋起来。它们那些厚重的叶片,窸窸窣窣地迎风飘动,我谓之——秋声。假如哪位游子想要回家,顺着这秋声漫步而行,便可到达心灵之地。秋声即天籁。它使你的灵魂即刻安静下来,恰似融入童年的摇篮。此刻,与秋声唱和的,还有万千昆虫此起彼伏的叫鸣声。那鸣声,时近时远,一直推向苍阔天涯。尤其在明月之夜,那种和声会使你的每一节骨骼、每一条血脉都充盈起来。而那些蛙鸣之声,则起于田边地头、河塘湿地,使秋声更加的丰厚和饱满。在这样的季节,故乡人习惯开窗睡觉,是为了聆听安神的虫鸣。前提是,要燃一圈艾绳于窗下,以防蚊虫袭扰。而开镰前夜的那一片家家磨镰声,也是在这样的月夜、这样的秋风中发生。“刷刷刷”的磨镰之声,正好与秋声合辙,使每一扇窗棂,多了一层喜庆氛围。唐代诗人李白《子夜吴歌·秋歌》里,有这样两行暖人的诗句:“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现在我借来,照葫芦画瓢,谓:“故地一片月,千家磨镰声”来形容我的故乡月夜之磨镰情状,会不会增添一些秋收之趣意呢?也请读者诸君赐教。

田插秧了,父母便将田改成了土,依旧挑粪翻地种些瓜果蔬菜,总是闲不下来。母亲的堂弟,那位酗酒的舅舅后来与人说起,他最难忘的居然是母亲熬过的油茶汤,现在娶进门的媳妇茶饭不娴熟,村子里再没有人能做出那样的味道和花样。他说这些话时,母亲已经离开我们多年。这话他说了很多年,说给很多人听,在乡道上,在插秧的田坎上,在洗泥的河流里,逢人便说,直到他生命结束。我想,这是他对母亲最大的念想吧!其实,那时候,我们十分怨恨他,他贪婪无度,而且粗俗无礼,尽管如此,母亲依然叮嘱我们,要嘴勤,带笑脸,叫舅舅。村里、道上迎头遇见,可不能慌慌张张,叔叔伯伯,婶子嬢嬢,该叫什么得叫响,万不可没了规矩,失了礼。这些左邻右舍却是最要好的人,母亲常说。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都是相互帮衬着过日子,谁都有难处呢!想着母亲早些年告诫,明白了世事并非我们眼见的那么简单,围绕着一块土地,邻里建立了一种瓜藤李下的关系,不用篱笆就能听见锅瓢响,每逢红白喜事,相互出主意搭把手,能和你一起抹眼泪,也能给你平淡的日子添点堵,东家媳妇婆婆,西边伯伯叔叔,大事小情,喜恶悲欢,都在这片土地上繁衍滋长,日月更迭。没有这些,也谈不上生活,不能理解这些,就更不能理解我们脚下这片土地。

我不知道说什么样才好,和父亲一起坐了良久。如今,我们兄弟三人,都有了属于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大哥早先是一名修摩托车工,后来开了一间摩托车销售店,现在正筹备引进新能源电动车,俨然成了个体老板,日子越发有盼头。二哥和我在小县城里上班,每天早九晚五,虽说忙碌了些,但也算安稳。一如父母当年期望的那样,我们告别了肩挑背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告别了这块土地。但总有什么是我们挥之不去,总有一些情愫无法释怀。这里记载着我们太多的往昔,儿时的记忆翻新着涌到眼前,我们在地上嬉戏玩耍,夏时掰苞谷,冬时拔萝卜,秋天在田野里抓虫子、捉迷藏,大人们则俯身土地忙着农活,日子过得并不紧张,生活中的一日三餐都可以在这里撷取,而岁月总是那样安静,开花结果迎雪飞絮。

连续忙了几个星期的工作,好不容易熬到周末,一家人便去乡下看望阿妈,顺便帮家里干一些细碎的农活,修剪果树枝条,给小树苗施肥浇水,平整一下蔬菜田畦……直到招呼吃晚饭了,抬头看,不觉中一天已近黄昏,匆匆放下手中的活,简单洗漱,便直奔奔向餐桌,准备大快朵颐了。

乡下的晚饭向来不定时,遇农忙自然就要晚些。桌上摆放着简单的几样菜肴,饥肠辘辘,正准备举箸狼吞虎咽时,阿妈从厨房走来,双手小心捧着酱黄色的一罐土陶,又从抽屉里取出几个酒杯,给我们每人面前斟了满满一杯青稞酒,说是干活累了解解乏。

当阿妈毫不费力地揭开罐盖后,清香味扑鼻而来,我们自顾自看着杯中略显浑浊的酒,虽没有祝酒辞,一家人毫无拘束地共同举杯,晚饭就在家长里短间开始。

“这罐青稞酒是我自己制曲酿制的。”阿妈十分自豪地开始讲起了家传制曲秘方。虽然之前阿妈就讲过制作酒曲的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一家人许久没在一起相聚,我们还是翘首期待听阿妈重复讲那过去的故事。

阿妈的故事中似乎不知道发明酿酒鼻祖是杜康,抑或者是猴子多吃葡萄出现了醉酒的概念。阿妈说,我们这个地方出产药材,先辈们在漫长岁月里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生活经验和饮食文化。要让男人凸现勇猛阳刚,女人更显娇柔贤惠,酒自然就是必不可少的饮品了。

这时回想起童年时光,每当夏季来临,雨水丰沛,气候渐暖,牛羊就要赶到高山草木丰盛的牧场上去饲养。阿爸便会带上我们兄妹到牧场,放牧之余,见到药材,就要挑选着采摘一些晾晒,那时我们喜欢问东问西,阿爸采的什么药材,干什么用呢?阿爸一一告诉我们药名不久,兄妹们很快又会忘掉这些难记的名字。夏季,高山草地上花草万物竞相生长,氤氲的天气里,整个空气中弥漫着花香,是采摘制作酒曲用料的最好季节。

阿妈谈到,我们小村庄之所以叫“毛屋”,从藏语里顾名思义,就是药材之乡。地名也因盛产药材而远扬。阿爸在牧场一边放牧,一边就要采摘藏语里叫作“让哎由”(大风草)、“哄木籽籽”(红藜)、“虾日哇”(鹿角苔)三种药材。牧场的氣候总是多变,要把这些草药晾晒在棚内,慢慢风干,以备为制作酒曲的野生酵母来源。

小时候,日子过得非常漫长。七八月正值暑假,也是阿妈制作酒曲的最好时节。阿妈总要挑选一个吉日,一大早先把从牧场带来已晾干的“让哎由”、“哄木籽籽”、“虾日哇”三种草药在木臼里用木杵春碎成细粉,舀入一个洗净的木质容器里,再掺入适量的糌粑,兑水搅拌均匀后,静放一个时辰左右。现在从百度上搜索后才知道,这三种草药不仅能使对酿酒有利的微生物加速繁殖和生长,更可以使酿出的酒别具风味。阿妈当然不知道这些神秘的化学反应,当时只是让我们不能很神圣地将早已和好的糌粑团控制成不同形状的小丸子。这些丸子经由阿妈巧手揉捏,一会儿工夫,造型各异、神态逼真的丸子滑落指间。有的形似汤圆状,有的还要捏制成大人、儿童等人物形状,同时又有诸如蛇、蛤蟆、壁虎等动物形状。林林总总,甚是丰富,总令我们叹为观止。为了防止丸子粘连,在丸子上还要撒上少许的干糌粑粉。并将事先采摘好的菊叶香藜嫩树枝条铺陈在地板上,上面逐一摆放捏好的丸子,疏密适度,之后再在丸子顶部一一压上嫩枝条,盖上一一些衣物保证温湿度。制作酒曲要在家中一个密室里完成,不能大声说话,我们这些小孩不可以去密室,只可在门外屏息观看,自然更不能让外人进屋,阿妈说这样才能酿成上好的曲子。等不到两三天,发酵后的丸子就会溢出丝丝的酒香味来了。这时就要把这些小丸子轻轻取出来,十分小心地用钳子夹起,平摊在簸箕里,晾在房内进行风干,酒曲就算制好了。

酒曲的选材为何是这三种草药也大有学问。阿妈讲到,“让哎由”枝丫柔顺寓意是要生发出思恋情感之意;“哄木籽籽”枝干挺拔,象征激起亢奋、心动之意;“虾日哇”形状似鹿角威猛,则寄予催生勇气和刚强。看来,酒就是要置人与神之间的混沌状态了。

那时候我们掰着指头盼望的是等到秋收过后,农活渐渐稀少,五谷丰登,仓廩殷实,家家户户准备酿制青稞酒的时节了。

还记得秋收后的某一天,阿爸一大早就起床,将阿妈炒制好的新鲜青稞,倒入清水煮至半熟,沥干后加入阿妈自制的酒曲,装在陶器里,埋入地下或放置阴凉处自然发酵。待到一周过后,就要把发酵后的青稞舀进酒笼子里用大火高温烘烤,通过蒸馏以及物理冷却等环节,约摸一整天的工夫,才能酿出香醇的青稞酒。当地藏语里称作“琼”,是左邻右舍逢年过节、结婚生子、迎送亲友时必不可少的传统饮料。我家的青稞酒在村里更是独树一帜,色泽橙黄,味道酸甜,酒精成分很低,类似啤酒,具有饮后不头痛、不口干、醒酒快、加温饮口味更佳等独特风格。阿妈说还具有抵抗抗寒等功效。

脑海里总是闪现出一幕幕景象来,当第一股涓涓细流从酒槽里流出来时,阿爸就会从蒸酒器旁起身,悠然地拿起杯子接住头酒,猛呷一口,然后高声唱道:“这酒真是苦哟,比熊胆汁还要苦”,喝第二口酒唱道:“这酒好甜哟,比蜂蜜还要甘甜”。

如今,很多事已成为往事,喝了青稞酒后便历历在目……

阿妈制作的酒曲,还馈赠给远方的亲戚和熟人朋友,在方圆几十公里的乡村都有一些声望。我们杯子早已见底,只见阿妈不慌不忙品完青稞酒后,眼眶里噙满骄傲的泪水,仿佛在回想这么多年来辛苦的日子,就像制曲酿酒一样,不仅仅需要娴熟的掌握一门技术,而且还要把每天都活成一种精彩的生活。

# 青稞酒曲缘

□阿戈青麦(藏族)

再发现	送话   钟求是 当庞然大物陡然而至 (评论)   黄德海
好看台	中篇 贤人庄   尹学芸 我认识过一个比我善良的人   笛安 呼尔达河有珍珠   陈萨日娜 短篇 最后一棵树   薛舒 赏金   凡一平 大宛其的春天   夏立楠 穿越   少一
推手推	巨鹿坡一号   梁宝星
幻想客	海鲜饭店   王侃瑜
再回首	油画中的当代女性:第十三届全国美展女性题材油画展   武小艺
翠柳街	万物生而有灵   梁又一
地址:	武汉市武昌东湖南路翠柳街1号 电话: 027-68880620
国内统一刊号:	CN42-1037/1
邮发代号:	原创 38-6 选刊 38-411

广告	中国文艺评论 CLACA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
本刊特稿	作为中华美学精神生成基因的诗学元素 ..... 张晶 批评的即时感与历史感——对青年批评家的瞩望 ..... 汪涌豪
特别策划·新文艺现象及批评研究	论微评对大众文化的影响 ..... 顾春芳 文艺类短视频:自我审美和大众欢娱 ..... 王志 贾媛媛 网络文学:再次面向现实 ..... 许苗苗 媒介变迁与文艺批评的面貌 ..... 朱晓军
理论探索	文艺评论话语建设的学术基础 ..... 张伯江 波兰尼“两种知识论”对音乐表演的启示 ..... 姜珊珊
2020年第3期目录(总第54期)	编委会主任:郭运德 主编:虎井君 副主编:周由强 袁正领 胡一峰 程阳阳
试论艺术与科技融合的个体呈现 ..... 陈静	
创作谈	柯军:昆曲不分传统和当代 ..... 采访人:张之薇
名家专访	自信自尊复自否 学古学今更学新 ——访戏曲音乐家时白林 ..... 采访人:冯冬
封二:	中国文艺评论家·郭汉城
封三:	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巡礼·中央音乐学院音乐与舞蹈学学科
封底:	第四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推介 ·《梅兰芳表演美学体系研究》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2096-0395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0-1342/J
主管: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办: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出版发行:	中国文艺评论编辑部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1号院32号楼
邮编:	100083 电话:010-64101411 邮箱:zgwlplzx@126.com 定价:25.00元

《长江文艺》原创第03期	小说坊 短篇 通勤车   马金莲 青桐炭和竹狸   冉正万 孟婆出走了   马南 狗油,狗油   赵海洋 中篇 唱给一个亲爱的人   女真 利民的旗帜   杨道 “众志成城 共同战疫”诗歌专辑 车延高 沉河 陈俊灯 灯辘轻轻谷 禾 甘茂华 黄沙子 剑 男金铃子 李少君 梁平 李鲁平 林东林 刘 康林 海蓓 沈 苇 秦 语 汤养宗 汪剑剑 熊 曼 於可训 余笑忠 杨章池 杨碧薇 张执浩 张常美 小张先生列传   於可训 《鉴赏家》的“赏”   王干 “在文学的道路上,我一直在拿钱喂着自己”   吴佳燕 马金莲
临街楼	小张先生列传   於可训
笔记本	《鉴赏家》的“赏”   王干
面对面	“在文学的道路上,我一直在拿钱喂着自己”   吴佳燕 马金莲
自由谈	那澎湃的拘囿与挣脱之力   弋舟 从“小说何以分南北”说起   宋嵩 地域性、先锋性与异质写作   刘芳坤
新推荐	箱中浪客   索耳
三官殿	雕塑展场中的博弈与合力   夏梓
刊中刊	华林居的歌声   张玉华
翠柳街	这是我的家,我们守护它   何子英

# 长江文艺

2020年第03期